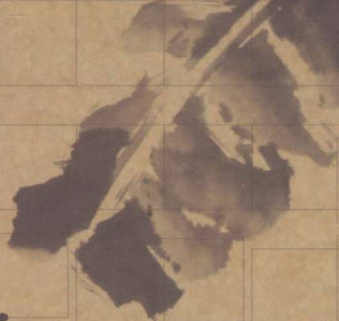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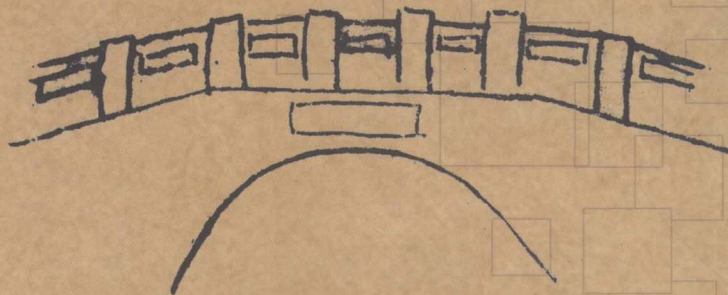




顺德文学六十年



顺德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编



就

诗

社

发

布

先

发

人

方

是

为

顺

发展

才

德

硬

粤剧

顺德故事

俚语

得

顺德人

顺德好

文化

顺德

怕

的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順德文學六十年

華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顺德文学六十年/顺德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编-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80142-925-4

I.顺… II.李…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 顺德区-当代
IV.I21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6483 号

顺德文学六十年

主 编 顺德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责任编辑 薇薇 大方
封面设计 梁伟雄
封面题字 李良晖
装帧设计 轩子
排版制作 北京金晨亚图文制作中心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
电 话 (010)82885151
传 真 (010)8288431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南召印刷厂
开 本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6印张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42-925-4
定 价 36元

序 言

新中国走过了并不漫长的六十年，但经历了最不平凡的岁月。身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顺德人用手中笔管真实而饱含深情地将自己的所见与所思倾诸笔端，成为每个时代最具特色的珍贵史料与充满个人风格的心灵史。

细观精选出来的各类作品，琳琅满目，群星璀璨，他们中既有草明、黄秋耘、岑桑、陈美兰等名满华夏，早已载入文学史册的名家，也有陈荆鸿、韦庆远、陈冠卿等不太为人们熟知，却成就非凡，愈久弥珍的世纪大手笔。而活跃在当代文坛的顺德作家，既有几十年笔耕不辍，硕果满园的老作家，更有厚积薄发，后来居上的青年才俊，他们联手并进，浇灌着异卉齐发，姹紫嫣红的顺德文学百花园。

六十年的顺德文学园地，也可见出不同时代的思想与风格。从五十年代正统规范的文本到六七十年代充满时代特征的作品，我们可清晰看出时代需求与文学创作的轨迹，而此时，独居港澳的一批文人，他们用古奥朴拙的诗歌散文抒发出对家国的怀恋与关注，那风格迥异的作品如今倒成为那个时代心灵独语的珍贵文本。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们从作品中可看到顺德作家从稚嫩到自觉探索的历程，从他们清新朴拙的作品中，我们几乎可听到倔强的小草从大地深处伸出春芽，撑破荚蕾的清脆响声，人们几乎是欢呼与奔走去拥抱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文学在日益宽松开放的大时代里迎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三十年间，从大江南北挟笔而来的文艺创作者，他们将思绪与目光，更将激情与才情留驻并倾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而顺德本土作家在吸收和提炼外来文化的同时，也自觉调整视角与笔法，他们彼此融合，取长补短；而为风格各异，背景多样的创作者提供自如宽松创作条件的顺德大地更以其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襟怀，成为精彩纷呈，新秀辈出的一片沃土，成就了一批或独抒胸臆，或放歌时代的作家，为顺德留下一大批神采飞扬的精彩作品。

如今，作家们经过长年积累与思考，纷纷捧出自己的精心佳作，去思考与颂扬这个独特的时代。他们的作品更逐渐突破纯粹的传统文艺范畴，朝着充满现实思辨的新领域突进，构成洋洋大观的当代文学体

系，而从不断获得大奖的青年作家到朝着专题挺进深挖的中青年作者的努力方向来看，我们不难预见一个涌现更多名家的时代即将到来。

顺德虽一直以经济奇迹引人注目，但文学成就实也蔚为可观。顺德区文联与顺德区作家协会潜心钩沉梳理出六十年间散落各处的文学作品，精挑细选，细加点评，力图从文本选择与精彩评论中勾勒出超过半个世纪的顺德文学历史脉络与社会人文精神，体现出他们对本地文化的一片真忱与以小见大的独特视野，他们在为顺德留下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作品汇集的同时，实也为今人和后人留下一段真实而生动的历史。

六十一甲子，一个甲子以后还有新的甲子。回顾与总结是为了发展与创新。进入新阶段，顺德的社会与生活会更加精彩，会有更多的创作源泉。有作为的作家离不开时代，离不开社会，希望顺德的文学创作，更加积极地关注时代，讴歌时代，在今后的岁月里涌现更多更好的作品，谱写新的篇章。

二〇〇九年八月

目 录

第一篇章 五六十年代

开篇	(1)
原动力（节选）	草 明 (2)
种竹	温中行 (10)

第二篇章 七八十年代

开篇	(11)
来自大千世界的忧愤	岑 桑 (12)
丁香花下	黄秋耘 (15)
绿林之野	刘凤阳 (18)
崖边古榆	胡亮松 (22)
黄君璧教授画展叙	梁简能 (24)

第三篇章 九十年代

开篇	(25)
爱魂的复活	王树培 (26)
风（节选）	马长志 (31)
“猴王”出山	洪 山 (36)
南方有条醉人的河	陈 列 (38)
情落花洲	叶泽流 (39)
围猎	刘 维 (41)
走进女儿国	郑启谦 (47)
陷阱	沈 涌 (51)

小街坊	符学成 (57)
异乡随笔	熊俊才 (59)
御手洗	陆海桥 (64)
再访“萨苏埃拉”故乡	苏碧颜 (69)
水仙花开	李健明 (75)
明亮的地方	夏泽奎 (76)
在香港	陈启超 (81)
佳人有约	黄 群 (85)
款哥，你好	梁玉秋 (87)
漫步校园	刘玉平 (89)
爱的回潮	张 俐 (93)
陈秉昌诗歌	陈秉昌 (95)
诗书画三绝的二樵黎简	陈荆鸿 (97)
《蕴庐艺文丛稿》序	何乃文 (99)
孔子先师生平事略	何竹平 (100)
韩愈之生平及作品	黄维琚 (103)
读明季史籍跋文	李 棧 (107)
诗律和老杜	潘小磐 (108)

第四篇章 新世纪

开篇	(112)
“顺德制造”的文化支撑	谭元亨 (113)
梦醉江南	周铁株 (116)
天山南北三题	苏 禹 (118)
凌云皂幕山	张永锡 (123)

锦岩诗韵踏春时	吴宗和 (126)
酒话半盏	何瑞青 (128)
《谈美书简》感悟	吴 敏 (130)
顺德女子 (节选)	岑丽华 (132)
一梦三千年	梁景裕 (136)
姑且活着 (节选)	天赐念奴 (140)
花开花落	宋庆发 (145)
妖与圣	董春水 (149)
怪圈	文 杉 (156)
农民皇宫	叶培均 (158)
正德风云 (节选)	韦庆远 (163)
殒瓶香 (节选)	胡永红 (169)
心灵之约	梁晓华 (174)
瞧, 这家子	劳 建 (176)
情意绵绵	刘全胜 (181)
顺德手信	吴国霖 (185)
一个赤子 两场泪雨 (节选)	陆镇康 (187)
李清照为什么没有自杀?	李本长 (194)
夜恋人	刁小东 (199)
顺德礼赞	甘剑波 廖宇光 (201)
追鹤猎影走天涯	陈三株 (202)
前沿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魅力所在	陈美兰 (206)
美兮小姐	田丽玮 (209)
牛马轶事	曾繁裘 (210)
白秋海棠赋	苏文擢 (213)

听晓山房诗	梁耀明 (215)
孔子学说与世界文化（节选）	何沛雄 (217)
双薇馆诗词	何叔惠 (219)
词四首	何幼惠 (221)
顺德八景	欧巩华 (223)
西关话旧	邓又同 (226)
张恨水的文学观	邓巧儿 (232)
一腔豪气动乾坤	陈 兴 (236)
乐土曼岛	符 晓 (239)

第一篇章

五六十年代

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对新生活的向往与颂扬，揭开了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史的序幕，也成为顺德六十年文学历程的开端。

原动力（节选）

草 明

第一章 冲不净的仇恨

李占春在宿舍里冻得没办法，跑了出来，顺道溜到朱自珍的小屋子里。朱自珍正在冻着手修理一千五百KW的电炉子呢。李占春看见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说：“傻小子！你没看见发电机躺着不动了吗？你没看见它冻成一个冰坨子那个样吗？还修这破电炉子干啥？有本事的先修机器呀。”

朱自珍满不在乎，还是很热心地盘着炉丝，一面低下头来修一面回答说：“手艺人一天到晚两手闲着算个啥？你说水车不动，它能躺三年两载吗？能吗？”

“谁知道呢？现时世道可难捉摸。苏联红军把日本人撵走了之后，中国人倒是来了好几茬，有些人叫他们做胡子，又有人说是国民党，管他们叫啥，一句话，他们都瞅不上电。”

“胡子也罢国民党也罢，日本工程师不回来，机器别指望修啦。”

“七月天谈雪，别说修不修了，咱们出去晒会儿太阳，暖和暖和再说吧。人家说光棍难当，我说冬天不烤火也真够呛。”李占春不由分说，一把拉着朱自珍朝办公室门前走去。

李占春原是水电厂制材股的锯木工人，壮大结实，力气大，人老实，只是脾气有点倔。朱自珍是个小工，日本人在时，他每天到机器房去扫地，偷偷地留心机器；可是他没有机会用手去碰碰它，或者详细地去看看它怎么转动的。油泵泵每隔两三分钟便轧轧地响一阵，特别吸引他的注意。他总是寻思：“什么时候日本人才让咱照管这个怪物。”他和李占春一般大，今年都二十三岁了，只是他娶了媳妇，李占春还没娶亲。他特别不爱说话，像大姑娘那么害臊，只有和李占春那种老实人才合得上来。这时候他俩远远便看见老孙头斜靠在办公室前的台阶上，他正眯着眼睛盯着“白骨沟”那边呢。

“瞅，他又自个儿在那儿发呆了呢。朱自珍，这两天你觉着了么？老头儿心上可有点儿活动啦。”李占春眼望着老孙头，用拐肘碰了朱自珍一下。

“难道他看中了屯子里那个老寡妇不成？”

“我不是说的那个。他老打量下面那个发电所啊。他在盘算，也许——他到过县衙门领过粮，唔，他年纪大了，也许有点儿门道。”

李占春猜得对，老孙头这些天来的确盘算着发电厂呢。他坐在办公室门前低着头望着山坡下面的发电厂，可以坐上几个钟头。发电厂从来就没有过像这时期那样寂寞。寂寞得真难受啊。瞅，不论哪一个山头，远的近的，都被厚厚的白雪埋住了。——然而往年冬天，在这冰天雪地的角落里，机器可吵嚷得厉害啦。夏天呢，更不用提了，山上尽是苍绿的柞树、山杏、山里红，低矮的榛丛，鲜红的野百合花，娇艳的野玫瑰，紫色的大马莲花和各色各样的野花。鸟儿不知疲倦地在歌唱，老鹰在蔚蓝的高空里自由自在地飞翔，山坡下的发电机嘈杂地叫。玉带湖的北湖头

平明如镜，鱼儿的蹦跳却常常突破平静的湖面。但如今湖面已经冻结住了，鲜花野草都凋零了，盖了一层白雪；山林里的野兽已匿迹；小屯里的几户人家也都躲藏在茅草房里过着严冬。除了风吼，什么声音也没有啊。说到发电厂，更是可怜得很：机器被日本人在撤退时破坏了；八一五后，又被一度占领该厂的国民党，打开了检查孔，放水把机器淹冲过，如今已结成坚冰，发电厂外边，临着小河的变电所，更是零落不堪，白铁架子和绝缘瓶子乱七八糟，螺丝帽、电线、铁片、零件满地皆是。那四台风冷式的大变压器，屹然不动地站在那儿——不发电，那些家伙像个大废物。

看看这一切，参加开辟电厂的孙怀德真有点难受。他伸直两条长长的腿，让温暖的太阳光晒着。这个高大的山东汉全身长得很相称，长胳膊，长脸，长鼻子，动作起来可迟笨。小伙们常因此欺负他，讨他的便宜或揍他两下，等他站起来要报复时，小伙们已跑下半山腰去了。其实他也只是装腔作势罢了，他多噌也不生小伙们的气：他爱护他们像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老孙头有一处叫人讨厌的地方，碰着二三十岁的熟人，他便开玩笑自称起爸爸来，特别对年青女人。年青人呢，使用种种友爱的语气去抵抗他：“谁是你的儿子。”“谁要你这样的爸爸。”不管别人怎样说，他从来不冒火，心满意足地大笑一阵。只有一次，一个知他底细的中年人顶了他一句：“你的爸爸瘾还没过够么？”他才伤了心。

老孙头原是山东人，在家给人扛活，打十九岁上，他爹便去世了。父亲快咽气的时候，指着门外的田野说：“地啊，农人离不了地啊。干活……拚命干活……老天……不负……好……好人……”

他依了父亲的话，辛辛苦苦地扛了五年活，可是挣不上一寸土地，他妈死了，倒拉了一身饥荒。他就生了气，把锄头一撂，离开了妻儿，跑外县学木匠去了。他原是个勤快人，心眼也灵活，三年，学会了一身好手艺回来。赶他回到家来，他的虎儿已经九岁，会烧火，会帮他娘拐线。老婆纺一手好线，三年来母子俩好歹把日子对付过了。乡里的木匠数孙怀德的手艺好，干起活来利索，不拖期，因此他的活路挺不错。一家大小三口人，都能劳动，光景过得挺不错。他重复爹的遗言对他儿说：“人要勤快，拚命干，没有走不完的路，穷人穷不了一辈子。”有时候，虎儿放学回家，坐在小木凳上拐线，他便坐在儿子跟前，一面给他摇扇子，一面说：“多可耻，不干活，光吃饭、拉屎、养孩子；养出来的孩子呢，还是不干活，光吃饭、拉屎、养孩子。呸，这是财主们的道道！”跟着他屈着手指头数上十来个人的名字：谁家的儿子光吃喝，啥事不管；谁家的儿子耍钱；谁家的少爷净穿好的，逛窑子；谁又仗着家里有钱，为非作歹，无所不为。

虎儿听得发呆，仰起脸来净望他爹，手里的活也停了。孙怀德就住了嘴，放下手中的扇子，温和地微笑着，扶着儿子手里的线拐架子，帮他转动。虎儿不好意思地却也甜蜜地笑一笑，赶忙继续拐线，稚气地要求说：“爹，你说下去。”

这样的光景过了两年，虎儿初小快毕业，他娘便得了痼病，不能干活，老吃药，钱没少花；辛辛苦苦攒了几年的钱，又都吃光了。过了两年，她身板好一点，可是旱灾又来啦。旱得可邪乎，地里裂成一块一块，河见了底，包米像珍珠子那么贵。孙怀德眼看着一家三口就得饿死，打定了主意，便携妻儿跑关外。

虎儿慢慢长大了，他娘三天两头病，父子俩净卖力气：打铁，当木匠，侍候机器，当脚夫，小工，可是好光景再也不上他们家来啦。

“康德”五年，日本人招工修玉带湖水电厂，父子俩便应征上玉带湖去了。孙怀德把老伴安置在西凉镇住下，就领孙虎上这荒沟来。这时孙虎已二十二，是个长瘦力大的青年。

想起他的儿子孙虎，这位老头儿更伤心啦。如果虎儿没有死，已比李占春他们大了，兴许已娶了儿媳妇，生了孙子了。啊，这里原是一座多么可怕的荒沟啊，满山都是狼粪。打从日本人把这一两万工人招来之后，狼给赶到对面的摸顶山去了。——原来由狼统治的天地，现在由日本人来统治了。

轻便铁道架起来，爆炸，凿石，运土，小斗车咕噜咕噜成天价响，把平平的河滩堆成了大山。铲土的，推斗车的，抬石头的，好长的一支队伍啊：这支队伍，不分昼夜，不分冬夏，囚徒似地在斥骂、鞭子的逼迫、死亡的威胁下干活！现在老孙头回想起来，心上好像还给日本工头的鞭子一鞭一鞭地打着似的。李占春和朱自珍挨近了他，他还没察觉出来；李占春狠狠地在他肩上打了一下。他正想着日本人的凶相，肩上着了一打，受惊地吓了一跳，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那个忠厚可爱的小伙子，便亲昵地笑一笑说：“是你俩。和爸爸一块坐下来。”

“你当是谁？”李占春满脸孩子气地嬉笑着。在老孙头跟前，他觉得像在自己的叔伯跟前一样。

“我当是川岛太郎。”老孙头随口回答说。他这一说，把朱自珍说笑了，把李占春说恼了。朱自珍和李占春同时抢着说话。

“好老头儿，原来你还想念川岛太郎。”朱自珍笑着说。

李占春气鼓鼓地说：“打从苏联红军帮助咱解放了东北，你乐得合不拢嘴。你天天叨咕：咱是中国人，咱是中国人，别人提一提满洲国你都生气，你又老惦记着那位和你唠了半天嗑，还送给你一块纪念章的大鼻子的苏联人，叫什么，西米诺夫的。——嗯，现在倒惦记川岛太郎，忘了西米诺夫啦，还把我这个中国人认作川岛太郎啦。”

“哪能把你认作川岛呢！西米诺夫，也更忘不了他和那些亲兄弟！不用提啦，他们走远啦，回国啦！人家家里还挺忙，能老呆咱这里？惦记也没法！”老孙头叹了口气，拿宽阔的手掌摸着下巴。“只是我想起了川岛，想起了铃木，那些狼狗，也想起了成千成万屈死的伙计……”老孙头显然被沉思弄得不痛快，不说话了。李占春听他一说，不但不生他气，反而被他的不痛快感染着，他低头望着山坡下面那破烂的变电所。过了一会，老孙头用平静的严肃的口气问那两个年青人说：“哼，你们这些小伙们成天呆着，眼见机器动都不动，心里好过吗？”

李占春站了起来，用并不带恶意的冷笑反问说：“老孙头，你安的是啥心肠呀，日本那时代，我啥时都看见你像生了谁的气似的，成天不说话。日本人来了便干一阵，剩下我们几个，你就唉声叹气说，‘有啥办法呢？头上顶着是他的，脚下踏着是他的，吃也是他的。来了，便干一阵；走了，大伙歇歇再说’。你教会我们懒。国民党大员来那一阵子，你也教我们，‘瞅一瞅再说’。眼下，机器也停了，人也闲了，你倒问起咱们闲得慌不，你安的是啥心肠呀？好比水车那盖子，骗大员

打开是你，不叫关上也是你……”这几天李占春其实和大伙一样，闲得慌，一天到晚不晓得怎么过好，可是他把心里话藏着，有意挑剔老孙头。

因为今天天气好，没有风，太阳有点儿劲，从屋里钻出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很自然地紧拢在台阶上凑热闹来啦。他们多半是小伙子，其中有个五十六岁的老关头、还有一个信佛的老刘头，另一个是三十多岁的老佟，他是本屯人，打从修水电厂起就有他。——以往，大伙不乐意和他在一起，因为他爱拿大伙说的话告诉日本人。可是他呢，只要人多的地方便钻前去。苏联红军在时，他也嬉皮笑脸混进去，只是在明眼人跟前他可吃不开。国民党大员来发电厂那几天，大伙摸不着底，都害怕。老佟却自个儿去见国民党的大员，拿从前对付日本人的嘴脸去逢迎他们。从此，他又高高地坐在工友们的头上，指挥这个到四十里外的西凉镇去买肉打酒，支使那个打扫房间做饭，叫这个献鸡，派那个献面。因为这儿变化特别多，因此老佟的嘴脸都给大伙瞧清楚了。谁知大员们来这儿不是打算修复水电厂，只想来捡点洋捞，并欣赏欣赏风景。不久，八路军收复了鹿鸣江，大员们吓得魂飞魄散，一心要再彻底破坏一下机器便逃跑。那一天一个大员看见只有潘玉山和老孙头在机器房里收拾房子，他便问这小伙和老头，机器最重要的是哪一部分。潘玉山胆小，既不明白机器又不明白他问的是啥意思，一下答不出来。老孙头一下就猜着大员的意思，担心他想把这破机器再破坏。于是计上心来：“他想套我呢还是想……要是他想破坏机器，咱可不让！”他正踌躇着，大员便问到他头上来了。他心里扑通扑通跳，老实说，他怕大员就和怕日本人一样。他怕他故意把机器说错了，大员会枪崩他；如果说了老实话，他又怕大员要破坏机器。这机器再炸一回，还指望修么？他的心一横，便撒了个谎。他装成老实巴交的样子，指着水车上的检查孔盖，对大员悄声说：“咱不明白机器，听说就数那玩艺儿要紧，只要把他打开，便天神来了也盖不上，机器房全叫水淹了，水一直会淹上山顶。”

果然，大员撤退时匆匆忙忙把检查孔打开，便逃命去了。水从检查孔口猛力地冒出，每天把水车冲洗，把机器房淹上了尺来高的水。水到了尺来高，便往外流，流到变电所跟前的河水里，汇合于鹿鸣江去了。

老孙头的机智把恶毒愚蠢的大员骗了，救了机器。至今，“水一直会淹上山顶”，已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工人们乐起来便爱提起这个笑话，提起这个笑话就乐，并亲昵地赞扬老孙头的机智。老佟每次听着，都记在心里，他寻思，将来国民党再来，他又有献功的材料了。说起来他和老孙头也没仇恨，不过他总喜欢给上头拍马，说说别人的坏话来显显自己的“忠心”罢了。

其实要盖上这检查孔也太容易，只要把北湖头那边水闸一关，水流停止以后，便能盖上了。只是老孙头怕胡子和国民党再来捣乱机器，不叫盖上。等冬天来了，老孙头才叫盖上，可是就盖不严实了，冒出来丝丝的水，积少成多，把机器和机器房地面都冻结住了。

老孙头是水电厂的一个普通工人，只不过他来的日子最长，为人正派，他说出来的话和他做的事情，都能符合大伙心里所想的，因此大伙都听他的话。特别在中央胡子马玉山洗劫以后，他提议工人派代表去请人民的县政府救济，得到圆满解决，和他智骗大员，救了机器这两件事以后，大伙更佩服他。苏联红军在时，他被

提拔为班长。

老佟瞅着他有点眼红，但是国民党大员一走，他便失去了靠山，大家更瞧不起他。他觉得自己身体里没有一根骨头，好比一只蜗牛一样，如果有一个硬壳子给他掩护，他便大着胆横冲直撞；没有了那个硬壳呢，他便瘫软，便垂头丧气。

这时老孙头想着：检查孔打开，原是自己想救机器，骗大员们打开的；后来又怕是怕坏人来捣乱不叫盖上，以至后来盖不严实，把机器冰冻得不像样，心里着实有点难过。现在听了李占春顶他一句，他就更不好受。看着那么些人，他心眼又活动起来，乘机严肃地纠正李占春说：“占春，你可不能这么说。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什么时候干什么事。我活了四十八个年头，这四十多年里面，咳，我学会了偷懒，学会了骂人、骗人，学会了啥也不敢信，学会了……说起来话可长啦。我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干起庄稼活来莫说一个人顶我不过，就算两个李占春也会落在我后头；自然，那是老中华时代了。”

“哼，原来是个老庄稼人哩。”潘玉山插嘴说。

“我的两只手，哪有半袋烟工夫闲的？莫说我自个不闲，看见别人闲我也会生气。”

“那你什么时候学会偷懒的？”有人问道。

“你听吗？说来话长，意思倒挺简便，人穷呗，种地没地，干手艺没本钱，再加上闹病，天旱，还有咱们的好日子？到了东北，日本人的天下，更不用提了。打比方修这水电厂，日本人说的吃大米白面呀，工钱高呀，招来的工人老鼻子啦。呸，他们骗人啦，咱吃的是渣子、小米、豆饼，工钱两个月三个月才开一回，扣了伙食钱，剩下的养不起家口！死的有的是呀，病死的，累死的，来干活的人有两万，等修好电厂回去的就没有几个了，至少死了一万五千人！”

这老头儿想起了夏天，打着赤膊的人们接连不断地从洞口把土和石头推到五里地外，走一步路淌一身汗，走五里地要淌多少汗？人们来时满肚子希望：大米，白面，电业有前途。但是，呆上几天，人们总算瞅清楚了，希望也只好随着汗水流出来，一滴一滴沁进土里去。

出了汗，喝上凉水，得绞肠痧病的、拉痢的有的是，肚子痛上一天半天，在炕上滚几下，人就完啦。如果害个头痛发烧，一样得干活，一直到两腿伸直，两眼朝天，才算脱离了灾难。好多人要逃跑，运气好的逃出去了，倒霉的便给抓回来，说是抗联派来的，说是国事犯，活活的给折磨死。开头，人一死，日本人叫撂到湖里去喂鱼；后来人死多了，便叫撂到荒沟里去喂狼。——前面那道沟，臭气熏天，白骨累累，工人叫它做“白骨沟”。想起了上万的屈死的工友，他就想到自己那屈死的儿子。到玉带湖不久，老孙头瞅着这光景，早就凉了半截，可是虎儿可兴致勃勃，和他父亲年青的时候一样，一股劲干活。——也就是这股劲，断送了他的性命。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回要爆炸一块很危险的大石，日本人图省工省料，没装铁架子，没有一个人敢去钻洞子上炸药，——不赶趟呀。可恨的日本人，这时他也不骂也不命令，只用激将的办法嚷：“满洲国噢，胆子大大的有赏噢，不怕死的有……”年青人的劲在孙虎身上作怪了，他胸膛一挺便走进洞里去了，他爹要拦阻他也不赶趟。孙怀德只好闭上眼睛，心里像等待枪毙那么难受。一秒钟一秒钟过去

啦，平常，他不明白一秒钟里面包含些啥意思，这时他懂啦，他儿子的性命就系在这几秒钟上头啦！爆炸声一过，孙虎像只山兔那样敏捷地跑出来了，一丝也没受伤。洞口外的工友都为他的再生透了一口气，孙怀德高兴得掉下了眼泪，可恨的日本监工们笑着拍他的肩膀。以后每逢危险的爆炸都叫他去。一个月后，在一次爆炸中孙虎给压死了。

老孙头把这故事说着，说到工友们的死，说到他儿子的死，听的人很多，还有女的。老头和女人早就听得掉下了眼泪，老孙头却那么平静，好像他并不悲痛；不，他的悲痛早已变成顽强的反抗了。

“他说得掉下泪啦。”

“不，男人流血不流泪。听他说吧。”有人替老孙头分辩。

“我瞅清楚啦，咱穷人，不劳动，饿死，劳动呢，累死或病死！只有死路一条。什么苦尽甘来啦，什么没有走不完的路——我一概不信啦！”老孙头轻轻吁了口气之后，继续说：“咋办呢，除了磨洋工之外，还有别的更好办法么？那时候，中国苦力谁不磨洋工！”

“康德九年电厂修好了，水闸一开，湖水便顺着水道奔流下来。水车动了，发电了，这三千米长的水道，花多少中国苦力的血呀，牺牲了多少性命呀！每天每天流出来的水算不清，但怎么的也冲不净咱们心中的仇恨呀！”……

听了老孙头的长长的故事，大家都掉进各自的痛苦的回忆里了。哪一个老头没有儿子？哪一个年轻人没有父母？不说起来就忘了，或者说，日本人的罪行，看多了，看惯了，兴许就麻痹了；现在听老孙头一说，大家都想起自己的苦楚来啦。老关头的儿媳给警察糟蹋过；李占春的叔父出劳工至今没回来；谁家的地和房子因归大屯给占了；谁家做了小买卖犯了经济给押起；至于打呀骂呀，那真是家常便饭了。

“他说的一点不差，完全是那个样！”老关头抬起了头，胡子一翘，肯定地说。

“手艺人可受他妈一辈子气！连机器也不让看一眼。”朱自珍也气愤地插嘴。

“说来说去，还是怪咱不会做人。管他给不给气受，多将就人家一些，不也有好日子过了么？”老佟说话了，他一面说一面用小眼睛瞅瞅大家的神气。停一会，他咬了咬嘴唇，扯动着脸上的肥肉，再说下去：“日求三餐，夜求一宿，人们为的是这个。顺人家还不是为的自己。——满洲国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

“老佟，你今天还是个满洲国人吗？你当满洲国人还没当够吗？你说的是啥意思？嗤缨子，拍马，行是行呀，可不是咱手艺人干的事！中国人都像你说的，那，那还有去年的事变吗？有今天吗？”这时候，老孙头那高大的个儿笨重地站起来了。老佟的话真叫他不能忍受，他失去了涵养，失去了素日的稳重和平静，像喝醉了酒的人一样，把心里头的话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才舒服。

老佟也不服气，可是他不动气，只嗤嗤地冷笑着：“今天？今天又有啥好处？机器坏了，没人来修，没人给咱开工钱。哼，穷人要活，还能不受点气？”

“这倒不假。今天，没穿没吃的啦。”

“饭得吃，气可不能受！”

“今天？今天没人管，可也比日本人压在咱头上强一点。”

“有理，长了两只手，怕饿死咱不成！”

大家议论纷纷，老孙头和老佟的争执没有了结。电工刘福瞅瞅这个僵局，站起来调解似地嚷着说：“老孙头，依你说，人家苏联军队辛辛苦苦帮咱撵走了日本人，大员害怕八路军，也逃走了，八路国家还没有来，依你说，该咋整？”

听听大伙的话，知道赞成老佟的不多，老孙头安慰地松了口气。经刘福一问，他又微笑着说：“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大伙合计呗。八路国家今天不来，明天能不来？”

“那也不一定，中央兴许会再来。”老佟确信地说。

老孙头没有理他，继续说自己的：“我听山东来的人说，那边的八路对庄稼人可好，老百姓可服他。不知道他对咱工人咋样？”

“对咱工人可也不算咋的，那一回县衙门听说马玉山把咱东西抢光，便马上给咱放衣服，放粮食。听说城里也给老百姓放过粮食。看来他们不同日本，和中央也两样。”

刘福又沉不住气，嚷叫说：“我不是问你八路军咋的咋的，我问你咱厂该咋办。”

老孙头正经地听刘福说完，随后，连连点头笑着提高嗓子说：“是了，不管谁来接收，咱厂总算是中国人的了。好歹得想个办法，机器像个机器，厂子像个厂子——”他没说完，大伙争着说话，嚷成了一片。

“可不是中国的怎么的！”

“那么，得想想办法。”

“咱们能行吗，得找个头呀，到城里去请吕小调回来吧。人家到日本留过洋，对机器啥都明白。”

“不错，就请吕工程师回来吧，他和官家打个交道还像个样。上一回咱几个代表去县衙门才不像话呢，穿得破破烂烂的，讲得结结巴巴，还亏得有个老佟能说会道。”

刘福分辩说：“穿得好不好倒没啥，他们县政委穿得也挺寒伧。只是吕小调怕胡子，不敢到玉带湖来，这咋整？”

“唉，可惜那一位苏联同志走了。说到电气，他啥都明白。他是个很出色的电工呢。”有一位工友插嘴说。

老孙头站起来张着两条沉重的胳膊摇摆着，要求大家静一静。他提议说，“这的吧，咱先把冰刨掉，把破机器零件拾掇好再说也不迟。”

立刻有人赞成：“也好，拾掇好再去请他去。”

“不大离，就这的吧。说不定哪时候上头会派人来接收的。”

老孙头毫不放松，趁势叮一句：“咱耍手艺人说干就干到底。——干对了，不用提；干坏了，也是大伙的主意，免得日后上头来接收，挑一个两个人的眼吃不消呀。”

“对嘛，干对了，大伙的功劳；错了，大伙来领受。”有人支持老孙头的意见。

冬天的日头特别短，不知不觉，太阳已偏西了。大伙感到异常的寒冷，才逐渐回宿舍去。